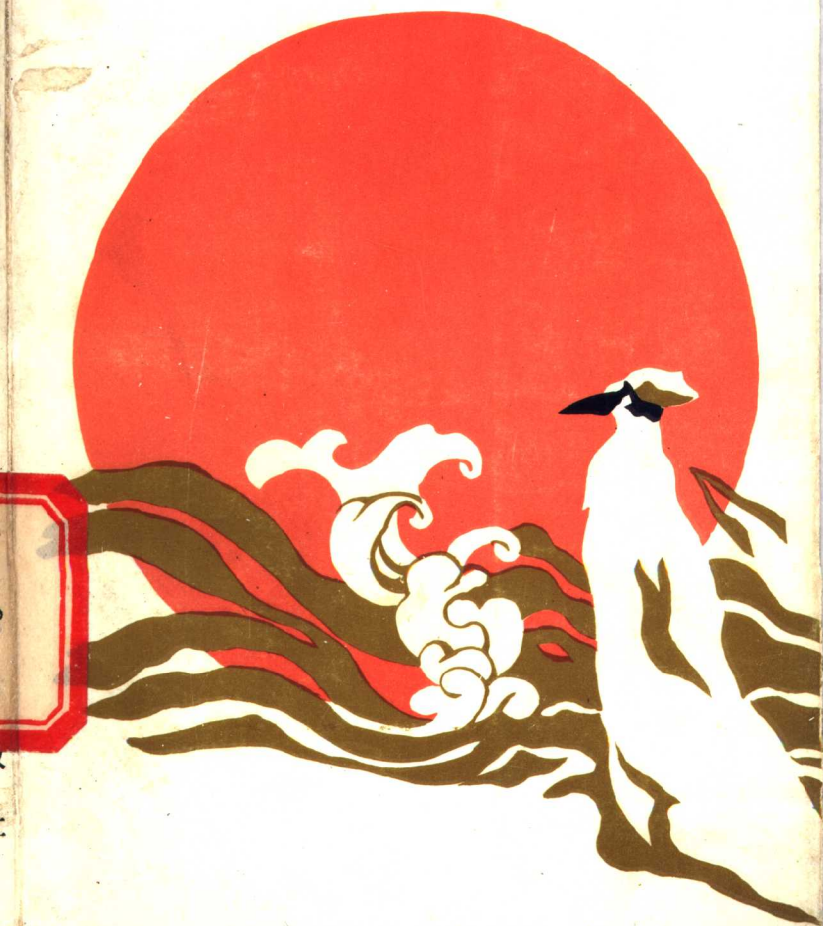


苏东坡的故事

丁永淮 熊文祥



苏东坡的故事

丁永淮

熊文祥



苏东坡的故事

丁永淮 熊文祥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2插页 106,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800

统一书号：10107·355 定价：0.65元

内 容 提 要

苏东坡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作家之一，他的诗词与散文历来享有盛名。此外，他还长于书画，受人推重。在宦海生涯中，他一直关心百姓疾苦，具有远大抱负，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本书通过十五篇故事，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苏东坡刻苦治学精神和政治上坎坷不平的遭遇。

一家三父子，
都是太文豪，
诗赋传千古，
峨眉共比高。

——朱 德

吾喜长短句，
最喜是苏辛。
东坡胸次广，
稼轩力万钧。

——陈 毅

吾乡苏长公，
俊逸才无敌。

——郭沫若

目 录

一、眉山读书	1
二、汴京应试	13
三、岐山结友	23
四、杭州题诗	33
五、密州任上	44
六、徐州抗洪	56
七、乌台诗案	71
八、东坡种田	84
九、赤壁放歌	100
十、金陵之行	112
十一、西湖筑堤	124
十二、扬州上书	140
十三、惠州流放	151
十四、天涯芳草	164
十五、云鹏归去	178

附录

苏东坡生平简表	184
---------------	-----

一 眉山读书

这个故事讲的是九百多年前的事，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叫做“宋朝”。

一天傍晚，太阳羞红着脸儿躲到山背后去了，夜空里闪出几颗星星，轻纱似的白云飘过，把月牙儿擦得亮晶晶的。它吐出柔和的银辉，照着四川省眉山城一座小巧的花园。已经是早春天气了，春风吹化了北墙根下最后一片残雪，柳条上也爆出米粒大的芽苞儿。特别是园中那株百年老梅，铁干横斜，枝头缀玉，白色的花瓣里溢出一阵阵淡雅的清香。梅树下，站着一个年近四十岁的中年人，月光照着他那黄铜色的脸。大约站了好一会儿吧，肩膀上已经粘着几瓣雪片样的落花。习习清风，盈盈杨柳，溶溶月色，淡淡梅花，简直象在诗里一样。他心中一动，不禁脱口念出：“轻风细柳，淡月梅花。”

“父亲，我们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儿作诗

呀！”中年人背后响起稚嫩的声音。

他转过身去，见一个十岁的幼童拉着一个七岁的幼童，从屋檐下跑过来，仰着脸说：“父亲，你刚才念的是不是‘轻风细柳，淡月梅花’？哎呀，真是好诗呀！”

中年人摇了摇头，把两个幼童拉到身边，说道：“这算不得好诗，要是在每句中间加上一个字，并且加得很妙，那才会成为好诗呢。”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天庆观北极院的老师张易简前些时对他说过，这两个小孩的学业最近很有长进，便有心要考考他们。他眯起眼睛把两个小孩打量了一会，问：“你们想想，加两个什么样的字好呢？”

十岁的幼童眨巴着眼睛，想了一会，爽快地说：“前句中间加个‘摇’字，后句中间加个‘映’字，成为‘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行不行？”

中年人又摇了摇头：“‘摇’字和‘映’字，太平淡了，人人能说，个个会道，还用得着诗人去说吗？不好，不好。”

十岁的幼童见父亲说不好，又苦苦地琢磨起来，想着想着，一拍后脑勺：“有了！改成‘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怎么样？”

中年人笑着点了点头：“意思是出来了。不过，还是用字太熟，也不好。”他摸着七岁幼童的

丫角小辫，问：“你说说看，用什么字好？”

七岁的幼童脸红了，呐呐地说：“我……没有……”

十岁的幼童是个急性子，却一个劲地问：“父亲，你说用什么字好呀？”

中年人伸出食指，刮着他的鼻梁：“你别想偷懒，晚上睡在床上多想想。要是再想不出，明天我要打你的屁股啦！”中年人说着，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这父子三人是谁呢？他们就是历来被人津津称道的宋代“三苏”。中年人叫苏洵，十岁的幼童叫苏轼，七岁的幼童叫苏辙。

这天晚上，苏轼睡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思索。月光透过窗前的密竹筛过来，象一汪春水在床前荡漾。他由床前的月光想到园中的月光，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幅奇妙的图画：一丝丝杨柳，金线般地垂到水面上，那样柔弱，那样娇娜，真象一群临水照影的女娃娃，而春风又是那样多情，好象生怕她们掉进水里去了，伸出温暖的胳膊，轻轻地将她们挽起；朦胧的月光照着雪白的花瓣，花瓣淡下去，淡下去，最后象一捧雪似地溶化在月色中，满树的花也好象变为皎洁的月光了。想到这里，两个极有诗意的字突然跳到他的眼前。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个筋斗翻起来，推着身边的苏辙，喊：“弟弟，弟

弟！”可是，回答他的只有一阵甜甜的鼾声。苏辙睡得太香了，连身子都露在被子外面了。苏轼笑了：“这家伙平时文静得象个女娃娃，可睡觉就这样不老实。”他在苏辙的屁股蛋上轻轻拍了一下，替他盖好被子，自己也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苏轼醒来，见翡翠碧绿的竹梢头上挑着个又红又亮的太阳。他“哎呀”一声跳下了床，披着棉袍子就往外跑，直奔父亲的书房“来凤轩”。苏洵正坐着看书，他一踏进房门就嚷道：

“父亲，那两个字我想出来了。”

苏洵并不说话，只含笑看着他。

“一个‘扶’字，一个‘失’字，”苏轼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你看行吗？”

苏洵一听，眼里射出惊喜的光芒，一迭连声地说：“妙！妙！”他把苏轼揽在怀里，爱抚地说：

“这两个字下得恰当，传神，‘扶’字不只写出了杨柳柔弱的形态，还写出了轻风绵绵的情意，把风写活了；这个‘失’字更绝妙，写出了梅花月色溶在一起，没法分辨的情景。”苏洵说到这里，微微叹了口气：“孩子，象你这样有天份的，应该找个学问高的老师教你才是呵！”

“如今天下谁的学问最高呢？”苏轼问。

“欧阳修。”苏洵毫不迟疑地回答。

“欧阳修?!”苏轼一愣，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昨天下午，他在天庆观北极院乡学里上完书，正准备回到座位上去，忽然外面进来一个人，京城打扮，与老师张易简寒暄了几句，就从身边拿出一本诗集送给他。张老师接过一看，见是一本《庆历盛德诗》，高兴得胡子直颤，马上翻开读起来。苏轼也好奇地在旁边偷看，发现其中有好些话都是歌颂十一人的。他不知道这十一人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歌颂他们，便问老师：“这十一人是谁呀？”老师瞟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小孩子家，用不着知道这个。”苏轼很不服气，反驳说：

“这些人如果是神仙，那我就不敢问他们；既然他们也是地上的人，我知道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张易简被苏轼的问话惊呆了，简直不相信这是一个十岁的儿童说出来的。他连忙放下诗集，回答苏轼刚才的问题：“你问这十一个人么？他们是欧阳修、范仲淹……”当时，苏轼还想继续问下去，但看到其他同学等着上书，便没有再开口。这时听到父亲提起欧阳修，便禁不住问道：“父亲，欧阳修是个什么人呀？”

苏洵十分景仰地说：“当代文宗，推行‘庆历新政’的大功臣呵！”

“父亲，什么叫‘庆历新政’呢？”苏轼打破沙锅问到底。

苏洵见苏轼勤学好问，心里很高兴，就告诉他：“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范仲淹等十一位大人，看到大宋朝积贫积弱的情况，于是上书皇上，要求革新时弊。皇上看了他们的奏疏，就把改弦更张、兴致太平的责任交给他们。他们裁减官吏，启用人才，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苏洵说到这里，轻轻叹了口气。

“后来呢？”苏轼瞪着渴望的眼睛，看着苏洵，催促他快讲下去。

苏洵音调变得低沉了：“他们得罪了当朝权贵，受到排挤打击，有的还贬了官，‘庆历新政’也跟着废除了。”

苏轼被父亲的话感动了。他紧握着小拳头，说：“父亲！我长大了一定要做欧阳修那样的人！”

“我也要做那样的人！”不知什么时候苏辙也来了，结结巴巴地红着脸说。

苏洵眉毛一扬，顿时高兴起来：“好呵，想不到你们小兄弟有这样的志气，大宋朝有希望了。”苏洵目光闪闪地看着苏轼：“光有志气不行，还要有真才实学。这就要下苦功夫读书！你喜欢什么书呢？”

“我喜欢《庄子》，还有《老子》，《庄子》中的《逍遥游》，《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苏轼说。

苏洵皱了皱眉，打断他说：“光读《庄子》和

《老子》怎么行？要读些有实际用处的书呵！我比较喜欢战国纵横家的东西。”

苏轼补充说：“我还喜欢贾谊、陆贽（志）的文章。”

苏洵赞许地点着头：“这样才好。贾谊纵览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发展，深究治乱的根源，对汉文帝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你读书也要从大处着眼，探求兴邦治国的大道理呵！”

父子们说得正热闹，丫环进来问：“老爷！夫人已经把车准备好了，问你几时动身？”

苏洵说：“这就走。”

苏轼、苏辙一惊，忙问：“父亲！您要到哪儿去？”

苏洵说：“我正想告诉你们，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游学。”

苏辙听说，上前抱住苏洵的腿：“父亲，我要跟你去。”

苏洵抚摸着他的小脑袋：“你还小呢！陪妈妈和哥哥在家里读书。”他又转向苏轼，说：“除了读书外，你还要把字、画练好呀！”

苏轼点着头，恋恋不舍地送走了父亲。

苏洵走后，苏轼兄弟俩拜别了张易简老师，回到家里，由母亲亲授诗书。

“来凤轩”是程夫人经常授书的地方。门前竹柏交相掩映，庭院里杂花丛生，低矮的苏榆枝上，架着一个又一个的鸟窝，人们伸手就可以拿到里面的鸟蛋。最引人注目的是那著名的稀有珍禽“桐花凤”，常常闪着红绿相间的翎翅，三五成群，唧尾而飞。每天，苏轼除了在这里读书外，还抽出一定的时间练习字、画。他曾用宣城诸葛丰所制的鸡狼毫毛笔，用行书体写了一百一十余字的《杜甫桤(qī七)木诗卷》，字字肉丰骨劲，内美外拙，秀润多姿。他特别喜爱绿竹，为了画竹，他常常趁着暮霭晨曦，在竹林里流连忘返，揣摩着那姿态横生的绿竹。

一天，苏轼站在“来凤轩”的窗前，凝视着窗外一笼翠竹。刚刚下过一场细雨，竹子显得更加葱绿可爱。他想把这雨后新篁画下来，几次提起笔，但都无从着手，只好把笔放下。他想起表兄文与可来，那是画竹的名手，要是他在这儿该多好呀！

轩门外传来沙沙沙的脚步声，一阵树影摇动，只见弟弟苏辙带进一个约三十岁的青年。苏轼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这来人正是文与可。他惊喜地喊了一声：“表哥！”

文与可扳着苏轼的肩膀，笑咪咪地打量了半天，说：“表弟，你比去年又长高了一竿子！听舅妈说，你的学业长进也很快呀！”

苏轼谦逊地说：“比表哥差远了。表哥，我正想你，你怎么就来了呢？”

文与可正要回答，苏辙抢着说：“明天是妈妈的生日，表哥是来给妈拜寿的。”

苏轼一拍脑瓜笑了起来：“明天是妈妈的生日吗？看，我倒忘啦。”

一阵清风吹来，窗外的竹子轻轻俯仰着，就象一个微微酒醉的姑娘；夕阳从云缝里挤出来，把桔红色的霞光喷洒在竹叶片上的水珠上，似乎每片竹叶上都挑着一个金红的太阳。文与可惊叫道：“表弟，这样奇妙的竹景，你怎么不把它画下来呢？太可惜了。”

这话正搔到苏轼的痒处，忙说：“我正无从着手呢。表兄，你能代我作一幅墨竹图吗？”

文与可也不推辞，对着窗外绿竹一阵凝思，随即展开白绢，一枝笔腾挪飞舞，不过喝盅热茶的功夫，一幅浓淡适度、千姿百态的墨竹图成功了。画面上水雾荡漾，好象刚下过一场透雨，叶片上还流动着一滴滴水珠儿。苏轼看得呆了，不住口地赞叹，问：“表兄！你的墨竹画得这样好，有什么奥妙呀？”

文与可笑着说：“有什么奥妙呢？不过多看多想罢了。竹子开始出土时，只有寸把长的嫩筍，但已具备着节和叶的雏形，稍后脱掉筍壳，就会象出鞘的宝剑，一下窜到几丈高，这就是竹子的特性。

如今一些画竹的人，拘泥于枝节之间，一节节地画，一叶叶地描，哪里还画得出一棵完整的竹子呢！”

苏轼一拍大腿：“这话才说的是！要不，你即使把一棵竹子一叶不漏地画下来，也算不得好画。看来，主要的是要画出神韵来。”

“你说得不错，‘神韵’二字是极重要的。”文与可若有所思地说：“竹子高风亮节，是很有骨气的东西呵！”

苏轼会意地点点头。他听说过表兄的故事，晓得他的为人。前几年，表兄画的墨竹已经远近出名，四乡一些附庸风雅的士绅，天天拿着淡黄色的缣（兼，细绢）绢和洁白的素绢来求画，差一点踩断了表兄家的门坎。表兄很讨厌这些人！他们一点也不懂画，却又装得那么喜爱，表示自己高尚。表兄不给他们画，把送来的绢绢都扔在地上，骂道：

“这只配做鞋袜！”那伙人怀恨在心，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把表兄称为“袜材”。苏轼十分敬重表兄的人品，深深明白他刚才话里的含义。为求得画竹的秘诀，苏轼接着问：“表兄！怎样才能画出竹的神韵呢？”

文与可走到窗前，指着水淋淋的翠竹说：“下笔之前，必须多看要画的竹子，在胸中酝酿出成熟完整的竹子的形象来。当这个形象一出现时，你就马上动笔，追记你所看到的形象，动作要快得象老

鹰抓兔子，稍一怠慢，那个形象就消逝了。”

苏轼猛然醒悟：“这就叫成竹在胸呵！”

文与可赞许道：“对，对，胸有成竹。”

表兄弟们发出愉快的笑声。

程夫人拿着书走进来，问清了是怎么回事，也欣慰地笑了。苏轼把文与可画的墨竹指给她看。她看后，由衷地称赞了一番，鼓励苏轼要好好向文与可学习。苏轼见程夫人手里拿着书，便问：“妈，今天上哪一篇呀？”

程夫人翻开《东汉史》，指着《范滂(浜)传》：“今天就上这篇。”

苏轼兄弟一听，连忙围在母亲身边，程夫人对文与可笑了笑：“我该给他们上书哩。”

文与可忙说：“舅妈精通史书，我早就听说。我也就听听吧。”

程夫人就边读边讲起来。

范滂，东汉恒帝和灵帝时人，为官清正严明，敢于替老百姓伸张正义。由于反对宦官擅权，宦官们就诬告他结党营私，被灵帝逮捕入狱，判处死刑。临刑前，他的老母带着孙儿来看他，同他诀别。他对母亲说：“弟弟很好，完全可以供养母亲。我跟从父亲去，死于九泉之下，没有什么可悔恨的。只是母亲对我的恩爱，实在难以割舍！母亲，请您老人家不要过度悲伤吧！”范母说：“你今天